



欧 阳

给西昌的娘打电话,娘说家里有点事正急着找人弄。

“可以找老德嘛。”我建议。厂子倒闭后老德一直在干休所帮忙。

娘回话说,老德早就不在干休所了,他跟着父母迁居成都好些年了。

现在回想起来,老德应该是姓胡,名字记不清了,小时候谁和他混到了,除他父母之外都叫他老德,有人会上加姓,称他胡老德。虽然学习不大灵光,但老德是我成长岁月里最信任的“老大”之一。为人厚道,手巧的他做事很公平,我们一帮子小兄弟都喜欢他。

不知道是木讷还是确实不够聪慧,长我几岁的老德和同龄的人玩不到一块儿,这样几个小顽童很自然地就和他混到了一起。他其实没多大范儿,即无支配欲,也不愿做道德表率,您要以“老德如何”来讲透道理,他会说:老子咋个做关你们屁事——意思是应该自己管好自己,而且有时候老德看跟班多了会不爽:“今天大家散了把。”大家愿意跟随的原因是他身怀绝技。

山里孩子野,弹弓、爬树、掏鸟窝之类是拿不到台面上的。我最心仪老德的绝技是摸鱼。滑腻的黄鳝、泥鳅很难抓住,河里众多背鳍稀,软的鱼同样难对付,同伴里有农家孩子,小手粗糙得像堡,照样拿不住鱼。但这些都对老德来说都不是问题。我曾触摸研究过他的手,没觉得异样,大概是鱼的克星,只要被他的中指(在上)连带食指和无名指卡住,鱼基本上没有逃生机会。

老德的威望

这只是雕虫小技,正版绝活是老德能找到“鱼窝子”,水渠沟边、河滩乱石中,鱼藏身之地都难逃法眼。一旦勘探到鱼窝,我们的任务就是用杂草、石块和沙砾堵住其他通道。老德则一手拿着一捆草封门,一手小心地一次次从封住的门缝伸进去,随后是鱼被逐一拿下扔到岸边,由帮闲的用灯心草逐条穿起。通常,封塘好出口后,闲杂人员就没事了,大家也学着老大家在河滩乱石堆中摸鱼,收获当然还是有,但与老德相比是九牛一毛,不过只要有成绩,功劳效用还是很有意义的。

捕鱼活动结束,柴草伺候。鱼烤熟后会整齐地排放在大石头或枯树枝上面,诱惑也是最使人敬佩的庄严仪式开始。按老德规矩,大家以功劳大小一条一条的挑鱼,老德取走最大的一条后,根据功劳排序,小兄弟们依次选取自己中意的,一轮一轮地顺序分配。均分是困难的,不时老德会放弃最后一轮,而富余的通常归老德,遇到战利品个头差异过大,老德会把溢出的权利让渡给功劳最小的弟兄,以彰显公平(如果我现在还有什么公平思想,一定是从这里,而不是课本上学会的)。

不过也有大鱼旁落的时候。有一年,暑假快结束了,老德的队伍又来到河边,雨季后程河流量已不足洪峰时的一半,应该还有七八个流量吧,水继续泥土红色,但已没有那么浑浊。部队脱个溜光游过河后大家都奔向河岔道准备下毒手。但见老德抬头看了看远处的云,然后拉着一个小弟走到主河的边上,指着一块不大的凸起石头对他说:今天的任务就是看着这块石头,一旦水漫石头立即通知。大家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但都不怀疑老德的决策。干活途中看石头的小弟跑过来凑热闹,结果被大哥怒斥,只得回去认真工作。

大约有两个小时吧,石头弟冲过来说水淹石头了,老德跑过去瞟了一眼,旋即果断命令:赶紧渡河回到出发的河堤上。跑回河边,被观察的石头已然不见,等上了河堤,老德严肃地说:刚才就估计上面要下雨,看到没有,河水起来了,洪峰来的时候就搞不赢了。再看我们待的地方,仍旧晴空万里。随后的分配仪式,首长发言,石头弟功劳最大,老德选美食的顺位自降为第二。

事实上老德也不总是那么英明。一次集体活动路过果园,见墙上梨熟,小土匪们动了下手之心。于是在队长的带领下,绕到了果园人迹少至,蔓草丛生的僻静一边。面对阻隔的围墙,老德一声令下,强壮小伙就蹲在了墙根,肩托手推送老德上了墙,眼见就得要得手,只听沉闷的一声狗叫,墙上的老德消失了,一只巨大的狗前腿立在老德曾经的站立之处,一边低沉呜呜,一边怒视我们。哥几个来不及安抚摔倒脚边的老大,捡起石块欲攻向恶狗。

“不要打。”老德赶紧制止,“这个畜生不叫,不用理它,要不来了就麻烦了。”

老德站起来弄掉了身上的枯草和泥土,说:“走,摸鱼去。回头把鱼骨头带回来,给它一点好处,它肯定就不管我们了。”



黄亚洲

报价声是窗外空中飘来的,此刻我看不见他。我用双手紧紧拽着一条毛毛糙糙的粗绳子,蹲在窗下,神情紧张,但是报价声是很清晰的。他说:换控制器要760元。我问,什么?其实我是听清楚了这个报价的,因为心里吃惊,所以顺便问一句什么。本来我以为维修人员上门,修理费最多收个两三百,或者至多四五百,所以听见一个700多元,心里有点咯噔。声音继续从空中飘来:是控制器烧坏了,要换新的,760元一个,要不要换?

我看不见这个瘦瘦的小帅哥,声音是从空中飘来的,他像壁虎一样贴在窗外两米远的墙壁上。更看不见的,是这个柜式空调的室外机部分,以及室外机里所谓的“控制器”,即使把控制器拿来给我看,我也不懂它有没有烧坏。我只会写诗,只会控制诗句的节奏,而不懂什么控制器。

换吧,我说。

我还能怎么说呢。既然报价声是从空中飘来的,与炙人脸颊的热风绞在一起,带有一种不容分辩的绝对内行的权威,我想,就爽快地应承下来吧,总不至于让这位穿着蓝工装的小帅哥再从窗外爬回来,背上他的工具包走人。那样的话,双输,他输在这一趟只

成都茶馆

高 柱

“成都,一座来了就不想走的城市!”

这是10年前著名导演张艺谋受邀为成都拍摄的一部对外形象宣传片中的一句经典广告词。那么,“来了就不想走”的成都其城市魅力究竟有多大?5分钟长度的电视片中显然不大可能都和盘托出和尽情描绘。

但在我们这些生于斯、长于斯的成都人看来,那无形之中拉住外来人留恋不舍的其中一大魅力,也许就是那浸透休闲、娱乐的成都茶馆文化了!倘若身临其中,恐怕无人不感受到一种难以言表的安逸、舒适和酒兴!

成都茶馆文化的形成源于其茶馆之多。正如有民谣云:“茶馆是个小成都,成都是个大茶馆”。而从古到今,在茶馆里品茶摆闲、聊天或听书,已成为成都百姓一种很普遍的生活方式。

中国最早的茶馆起源于四川,且多又在省府成都。据《成都通览》记载,清末,成都街巷计516条,而茶馆就达454家,几乎每条街巷都有茶馆。1935年,成都《新新新闻》报载,成都共有茶馆599家,每天茶客达12万人之多,其时,全市人口也还不到60万。

即使进入到21世纪的今天,若论茶馆开设的数量,恐怕没有哪个城市比得上成都。为何如此?恐怕这既源于千百年来尚无饥馑之忧又崇尚休闲的川人本性使然,同时这也与成都茶馆特有的文化氛围和情景有关。说到底,成都人饮的是一种生活态度,品的是一个人人生。如果说成都人成就了茶馆文化,那么茶馆文化同样也养育了成都人。

多年前,一位外地同事来成都后,曾让我带他去一个他最渴望去的地方,那就是他曾在电影或文学作品中见到过的川味浓厚的老茶馆。但他向往的老茶馆,也只是我小时候见过。

上世纪60年代初,我家住成都外南郊区,离家不远处的农田边就有一个用茅草盖的、且保持温暖夏凉的茶馆。那时茶馆摆设的全是小方形桌子和竹靠椅。茶馆最里端,有一方平平展展摆放无数长尖嘴铜壶的烧水灶台(当地俗称“老虎灶”),灶台各小孔冒着红彤彤的炭火。进来的人往竹靠椅上一坐,只要喊一声“泡茶!”立马就有一位穿着蓝布围腰的堂倌右手提壶、左手托着从手心延至手臂的茶碗跑将过来,顺手将茶壶往桌上轻轻一放,然后为你取下茶碗并翻开盖,手挽着茶壶非常娴熟地在空中做了个抛弧线动作,就将一条成白线的滚烫开水一滴不溢地掺进你的茶碗里。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四川茶艺表演的最原始形式。

身居富饶川西平原中心这块丰水宝地的成都人,历来多好多去茶馆品尝一下盖碗茶,因

能收入50元,因为空调维修部在电话里跟我说,上门费50元,另外的零件费用你自己付,行不行?因为维修期已经超出了。我说行,没问题。维修部听我应得爽快,也就爽快地告诉我一个小时左右就会有师傅上门;当然,中止服务,我就输得更惨,杭州烧烤模式已持续一周,家里空调光吹热风不吹冷风还让人活不活,夜里还睡不睡!年轻时一把扇子便过一个夏天,年岁大了人就像纸糊的一样会自燃了。

小帅哥说,你把桌上的控制器递出来。你不要怕,把绳子放松,没事。

我看小桌桌。他刚才爬出窗户之前,确实把两样东西事先搁在了小桌上。一样,是一小型的金属罐。另一样,是一个分量很轻的零件,估计就是所谓的“控制器”了。我临时松了长绳,把头探出窗外,看不见他的人,只看见横着伸来一只摊开的手掌。我说,是这个吧?他接了过去,并不作答。

我缩头回来,赶紧按他爬出窗外之前吩咐的,全身蹲下,再用双手紧紧拽住绳子,用自身的重量抗衡意外的发生;而且,也按他的要求,把绳子顶端上类似手铐一样的金属铐子,铐住自己的手腕。那长绳的另一端,是扣紧在他后腰上的。

我心里还是紧张。我想,如果这位小帅哥来个意外,他120斤的自重应该还是在的,这七层楼高的地儿,刹那间我整个人会吸紧

的还不全是为了歇个脚、解个渴,更多还是冲着这个人堆的地方去摆个什么龙门阵似的(川人对聊天、扯闲的形容)。

记得当年我读大学每临考试前,10多个男同学也总喜欢相约到茶馆里去集中复习,并借此场合随时交流应对考试的准备所得,从而将茶馆变成了我们的第二课堂。

其实,成都茶馆具有的文化氛围由来已久。“文革”前的成都,那些规模稍大一点的茶馆为多多吸引茶客,还总会安排些类似说书这一文艺节目。记得那时,我们当小孩子的只见台上的说书人,把他手上的惊堂木拍得个“啪啪啪”作响,抑扬顿挫说的不外乎是“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杨门女将”等历史题材。

但“文革”一来,成都茶馆这一特别节目,也在“破四旧、立四新”中消失了长达10年之久,直到改革开放后,成都茶馆才慢慢恢复了说书这一文化传统,还出了新人,其典型代表那就是目前已为川人家喻户晓的“散打评书”(没固定格式和套路)说书人李伯清了。

上世纪80年代前的李伯清,只是一个在街边靠拉三轮车讨生活的工人。那时,他也常到茶馆去揽活,一次,听见一些茶客在茶馆外口沫四溅地说“水浒”,打小就爱摆龙门阵、且脑子转得特别快的他,控制不住自己也掺和了进去。哪知他还只“冒了点皮皮”(川话意思是刚露了点点)不打紧,竟一下把其他人说得个目瞪口呆。后来,里面听书的也陆续出来听他讲。茶馆里的说书先生见人怎么都在往外走,他也跟着出来听李伯清说书,随后还非常大幅度地直接把李伯清请进了茶馆,并双手抱拳对茶客们说:“这是我师兄李伯清,他的书说得比我好,大家捧个场!”也就这么在茶馆里让大家“捧个场”,李伯清从此一炮打响持续走红,到今天成了国家一级演员。

深具巴蜀特色的成都茶馆随着时代的进步,也逐步具有休闲、聚会、交友、娱乐、谈生意、看书学习、调处纠纷等多重社会功能,并成为广大市民接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熏陶的重要场所之一。

6年前,成都青羊区文家场社区工会为更实在地服务好职工,还在职工居住比较集中的附近茶馆里,专门选择一家挂牌“民意茶馆”,工会干部定时去倾听职工的呼声和诉求,深受小区职工们的欢迎!

这位年轻的小帅哥身上,体现的全部特征,勤劳、勇敢、狡黠、兢兢业业、言不由衷、靠本事吃饭——

于窗下的墙壁,铸着的手腕在第一时间骨折,且痛彻心扉。关键是那时我该怎么做,小伙子吊在半空挣扎,而我吸紧在墙壁上动弹不得,也不可能有力气拉他上来,怎么办,也只有尖声喊叫了,用我一个花甲之外的老人的恐怖的尖喊声引起邻居们的注意,让他们打电话报警,或者展开营救,但这没有个把小时是办不好的,那时我的左手腕就可能整个失血死亡或者直接断断了。

越想越恐怖。于是,情急之下,我将绳端手铐从自己的手腕上解下,将之收紧一些,然后扣住小桌腿上的一个凸出圆柱,再用手紧紧按住绳结不教滑脱。

当然,不能跟窗外小师傅说,这样做不符合他嘱咐我的规范。

这时候空中又飘来了声音。制冷剂一滴都没有了,要加制冷剂,520元。再度一愣。到底是控制器烧坏了,还是制冷剂用完了?

我冲着窗外烤焦的云朵问:怎么会一滴没有的?

空中的声音说,就是没有了。加不加?

我说,加吧。我看见那只罐子也是小师傅事先摆在木桌上的。

小师傅递还控制器,嘱我小心地把那只罐子递出窗外,警告说分量不轻的。

果然很重,我双手使劲端出窗外时,还要稍稍地荡起来,这样他拼命伸过来的一只手才能顺利地抓到罐子把柄。

真是有点险。要是他第一次没有接到,这金属罐子再荡回来我不知道还能不能有力气继续拎在我手上。

幸亏他接着了。

我继续蹲下身躯,往桌腿上扣紧绳子。这时候我脑海里出现一连串的数字:760,加上520,那就是1280,再加上50元的上门费,便是1330元。这笔账,想想,总归有点离谱。

整整一个多小时,空中又传来声音,那是叫我可以慢慢地收绳子了,小帅哥终于从窗外爬了回来,说是好了。看他汗流浹背的

样子,我大动恻隐之心,再不问价格之类,只表示感谢。小帅哥也皱着眉问我,他自己怎么那么没有气力,是不是中暑了?我赶紧说有可能中暑,劝他今天不要再接活儿了,回去就休息。小帅哥指着空了的金属罐子说,从后天8月1日开始,全城就不允许再带这种罐子了,有嫌疑,要保证重要国际会议的安全。

打开柜式空调,一试,没有冷风,继续热风,跟没修前一样。小帅哥皱眉,想半天,又要爬出去,我便存着疑心,再度猫下身子,拉紧长绳。半小时后他又从空中降落地面,一试,还是不行。

小帅哥简洁地告诉我,今天下午是修不好了。我问毛病在哪里,他不说,只说有可能晚上再来,也可能是来两个维修人员,那就不用麻烦我再拉绳子了。又说,有可能晚上不来了,那就明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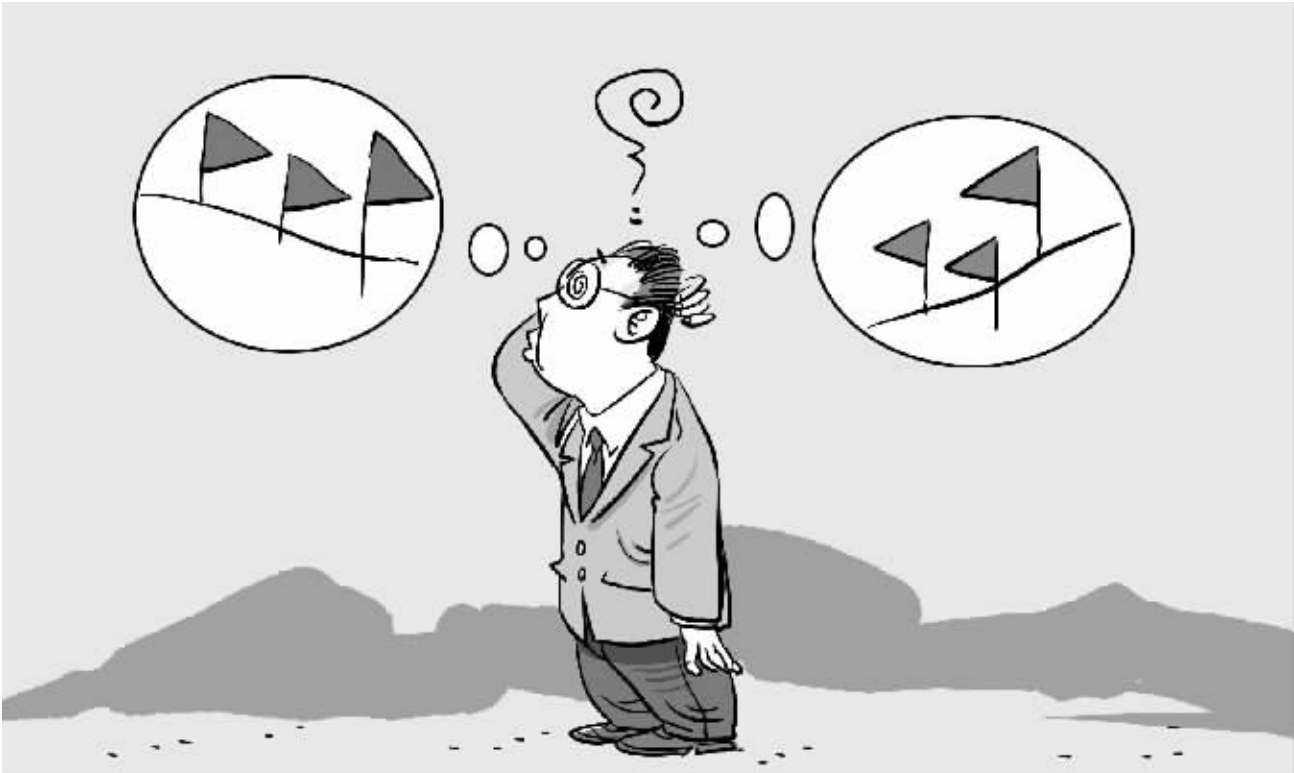
我说明天上午我有事,家里无人,只有明天下午,而且还得晚一些。小帅哥答应来,说可以,就背上沉重的工具袋拎起金属罐子匆匆而去,连50元上门费这一茬也不提半句。

次日我在外面忙到3点半,忽觉手机一刻不停地振动,这才猛然想起那位小帅哥,于是赶紧说不好意思我要马上回家。小帅哥又来了,拎着一只全新的制冷剂罐子。他说自己今天身体又不行,还是浑身无力,一张帅气的明星脸很是愁苦。我也同时诉苦,说是电扇吹整夜还是一身的燥热黏滑。待他爬出窗外,便递给他那罐子之后,我又老方一帖地赶紧蹲下,扣紧长绳。

没过一会,空中再度飘来报价声。线圈坏了,320元。

原来毛病在线圈。那么,我思付,这300多元收了之后,昨天的两次报价还算不算数呢?或者,这三次报价都算,其总数,再打一个折扣吧,总是只有一个关键毛病,不至于这三个报价都要坐实吧?

空中的声音再飘来,要不要修?



没有一定的目标,智慧就会丧失;哪儿都是目标,就等于没有目标。

赵春青 画

木头清香

发清芬。古庙里,老僧安详,双手合十,木头香味,让人安静。

木头的香味,在那些老房子里,花格漏窗,椽条横梁,地板墙壁,人居其间。

问过一位老木匠,这么多年印象最深的是什么?他不假思索地说,是木头味。松木、柏木、樟木、柳木……老木匠接触过各种各样的木头,用这些木头打床、打桌椅、箱柜、碗橱、水桶、澡盆、刨、锯、凿,那些散落一地的木花、木屑,无不散发木头的清芬,在他的作坊,木头的香味布满每一寸空间。

采访过一位木雕工匠。他用一把锋利的刀,一点一点地雕琢,那些坚硬的,多余的木头剔去,活泼的鱼,野鸭、鸳鸯,在他手上栩栩如生。

我所在的城市,江边古镇有雕花楼。这座清代四合院,楼栏、门窗、廊柱之上,雕刻着飞禽走兽、松枝瑞草、燕子、石榴花、牡丹花、莲花、太平花……美轮美奂,氤氲着木头清香。一座精致的古楼,楼上楼下,空无一人,里面曾经住过的人,以及他们气息,被风吹散,只有木头的香味盘桓不去。

木头有灵性,坚硬之中也有弹性。木头香味,历经几十年、数百年,甚至上千年,掩盖不掉。我在扬州汉广陵王墓博物馆,凝视那堆楠木垒成的“黄肠题凑”,那些历过黄土掩埋,穿越几个世世的棺木,仍丝丝散发它们数千年前就有的楠木香味。

